

山有兴

■泓致

南岳藏经殿咏雾松

琼枝竟发野茫茫，半似月光半似霜。
满眼青松披素裹，一坡银杏秀明妆。
白云揉碎喳喳响，玉垒顿清树树香。
步履寒风衡岳醉，藏经殿上忆沧桑。

雨母山赤松观

蒸湘雨母庆云翔，草木氤氲仙气藏。
帝喾兴兵屯宝地，赤松祭雨润农桑。
疏河广话禹王始，浣布皆传螺祖倡。
厚重人文思古圣，飞来石上步炎凉。

祁阳席面上的智慧

■邓铠生

祁阳，因地处祁山之南而得名，原属衡阳市管辖，1983年划归永州市管辖。2021年1月20日，经国务院批准，撤销祁阳县设祁阳市。在长期的社会、经济发展中，祁阳形成了独特的餐饮文化，透过祁阳人生日喜庆等请客吃饭的过程，可以看出祁阳人的智慧。

祁阳稍讲究一点的酒席，都是“十个碗，甲甲出”。昨天，我通过微信，从现如今还生活在祁阳农村的二哥那儿要来了最新版的“十个碗”上菜顺序。依次为：猪脚、鸡、墨鱼、羊肉、扣肉（东坡肉）、杂烩、肉丸子、猪肚（牛肉）、鱼、青菜。

请客最集中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，那肯定是在冬季，这有很多原因。冬季是不要多说的农闲时节，冬季，鸡鸭鱼猪都长肥了，最好吃了，所以，做酒大多选择在冬季。不是冬季做的酒，也可以调整到冬季做（当然，丧酒除外）。冬季怎样保证上到酒桌上的菜都是热菜，那就只能一个一个上。这样客人吃到的菜也都是热的。这菜一个一个上，还减少了厨房菜碗周转的压力，我估计一桌酒席，有三个上菜碗基本上就够了。对于当时的大型酒席，动辄三四十桌的酒席，可减少了不少上菜碗的用量。

分菜制则最大限度减少了浪费。你到祁阳喝酒，就会发现一个现象，祁阳人吃酒席时“夹菜”（用现在讲究一点的话说，就是分餐制）。我的一些朋友对此感到很不理解，甚至面对那场面时感觉有点难堪。那“夹菜”由谁夹呢？祁阳习俗，喜酒，客人只坐七人，有一人是主家安排陪客的，他就负责斟酒和夹菜。丧酒也只坐七人，有一人是帮忙的（如抬灵柩，俗称举重）“管桌”，他就负责这一桌的碗筷和斟酒、夹菜。

过去是发荷叶，后发薄膜袋，现有发打包盒的。菜也有改良的，如猪肉、鸡鸭、鱼切成见方，只做成三分熟，方便客人携带，客人打包回去，反正要二次加工的。

祁阳“夹菜”的习俗起源于什么时候，我不知道，我分析其中有个羞于说出的缘由：祁阳过去太穷了，你作为代表去喝酒，吃点汤汤水水就行了，菜肴打包回来，全家再一起吃。不信，祁阳“夹菜”的习俗在慢慢消失。现在经济发展了，物质丰富了，生活改善了，很多应该“夹菜”的酒席，如婚酒、寿酒、起屋圆桌等，主家不安排夹菜，但会安排返回现金红包，巧妙化解了“夹菜”的尴尬。“夹菜”现象在萎缩，很多酒席已经看不到“夹菜”了。社会在向前发展，“夹菜”也在慢慢消失。实际上，“夹菜”契合了今天倡导的“拒绝舌尖上的浪费、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”，从这个层面上看，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。

一千零一种离别与相逢之 春风不解意

■何芬



突如其来的，这恼人的春风啊，将秦越娥的丝巾吹得掉了半边，手中的荧光棒似乎也暗淡了许多，垂了下来。秦越娥感受到了早春的寒意。夜色下，她环顾四周，草地上有很多像他们一样席地而坐的情侣。唉，不知这个拉着男友的耳朵在说悄悄话的小姑娘，还有那个仰着头脸上荡漾着笑意的轻熟女孩，是不是也有着如她一样的烦恼？

“好了，可以陪你了。”罗钢察觉出秦越娥的异样，放下手机，搂住她，并将她滑落的丝巾拢了拢，温存如常。可是，秦越娥却总惦记着刚才从罗钢手机上看到的一条通知到货的信息。罗钢给秦越娥买的真丝方巾，他给他妻子也买了一条。不是同样的花色，却是在同一家店。

“她……品位没有你好。”在那晚，罗钢就是这么说的。抽着烟的罗钢吐了一口烟，看着他身边的秦越娥目不转睛。“然后呢？”秦越娥漫不经心地问，可心里却有什么东西是悬着的。罗钢低头捧着秦越娥的脸看了又看，狡黠地笑：“没有以后了。”“嗯。”秦越娥转念觉得自己也不急于知道什么，咬着身子一侧，蜷缩进罗钢的怀里，将罗钢的两只手环着自己，两下不再有话。

后来，罗钢才跟秦越娥说了许多自己妻子的事情，秦越娥才渐渐察觉出自己的嫉妒。是啊，少时成名，他身边就有她相伴，她是她一眼就相中的姑娘；辞职创业，开办来料加工厂，接着又创立自己的品牌，夫唱妇随，她一桩桩将他没有想到的、顾及不到的，工作中的、大家庭里的都查漏补缺。罗钢跟秦越娥说，她就是他心目中的女君子。“那我呢？”听到这里，秦越娥故意问。“吃醋了？”罗钢将秦越娥的手放在自己掌心，得意地望着她笑。“那我呢？”秦越娥不甘心地再次问道。罗钢搂着秦越娥叹了口气：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但是，是真的喜欢。”说完了，罗钢看着秦越娥，毫不避讳周围是否有别人，一双手将秦越娥的脸凑近自己。

一直惦记着那条方巾，秦越娥觉得自己以后再也没脸去那家店买东西了，店员都会发觉她的不对劲吧。同款两个花色，一个是香芋紫玫瑰图案，一个是珊瑚粉月季图案。那天，正在酒店大堂等罗钢的秦越娥一眼就看中了那条香芋色。当时，见罗钢还没下来，她就走进去试了试。正瞅着镜子里被淡淡的紫色衬托得越发轻柔的自己发呆时，罗钢也就站在她身后了。店员不失时机地向他们介绍道：“这是今春主打的并蒂玫瑰系列。一个就是这款玫瑰，另一个款就是中国玫瑰，也就是月季的图案。这位顾客要不要也试一试？”听了这话，秦越娥回头看了看罗钢。罗钢似也在等着秦越娥望过来。他几步走近，搂了搂秦越娥的肩膀，并肩站在镜前——镜子里的俩人一个嬉皮笑脸，一个咬着嘴唇在自我欣赏。最后，秦越娥没好气地瞟了罗钢一眼，把方巾从自己身上捋下来，交给店员：“不试了。我就要这个款。”送罗钢去高铁站前，俩人在饭店吃饭。周围闹哄哄的全是人，邻桌说话的声音不时钻入耳中。静静地对坐、看着彼此的俩人，笑了又笑，罗钢是想起秦越娥刚才试方巾时赌气的样子觉得好笑。秦越娥则是在自嘲自己，竟然把罗钢妻子名字里的“珊”字与那条珊瑚色月季围巾联系起来。秦越娥像是想起

什么一样，身子往后一靠，提起这茬：“欸，你说你老婆说的那个事，能成吗？”邻桌的人不由朝这边望了望。罗钢急忙拽住了秦越娥的手，示意她别说了。服务员挡在面前上菜时，罗钢才避人耳目地捏了捏秦越娥的脸，咬着牙佯装生气：“又使坏，又使坏！”

在高铁站停车场一个少人的角落，秦越娥突然抱紧了罗钢，眼泪就流了下来：“每次都是边角余料！我就是你的边角余料！”罗钢心一软，缓缓松开秦越娥的手，面对面地告诉她：“我身边全是人！不打时间差，我们怎么见面？下次，找个机会，一整天都是你的！”终于，不再是出差前几个小时的匆匆一聚，罗钢以跟重要客户有个私人聚会的名义，摆脱了公司一干人等，跟秦越娥在沙市的草地音乐节上扮演起了“雅痞”夫妇。

手机还是不能关机的，罗钢的妻子连佩珊此时正在跟丽的集团的集美夫人吃饭喝茶。罗钢的“意”生活方式品牌线下情境店，想要进驻集美夫人手下的连锁百货公司。在网络营销风口，还想着从线上进驻线下，是罗钢打响新产品品牌的必由之路。关键时刻，罗钢还是打起了“夫人”牌。也是机缘巧合。因为亲戚的关系，连佩珊绕过招商部，直接找到了集美夫人。此时，他一边陪着秦越娥，一边在手机这头等候妻子的好消息。秦越娥知道罗钢这头在等着这个消息，需要清净，也没勉强罗钢跟她往人堆里钻，俩人只在音乐节外场走走停停。

这春风吹拂的夜晚啊，秦越娥牵着罗钢的手走出会场。罗钢任由秦越娥环着他的手，笑着，闹着，走向这春风渐暖的街头。

而此时，几百公里外的云市，连佩珊正与集美夫人在一家会所喝茶。新上的春茶在兰花白瓷盖碗里上下浮动，两个女人端着托盘，开盖、轻闻、浅啜，从比特币聊到基金，又从工作聊到各自儿女。最后，集美夫人将碗盖放在碗托上，笑吟吟地将了连佩珊一军：“你们网络营销这块，是你们公司自己在做吗？”“集美夫人对这个感兴趣？”连佩珊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但笑容马上又浮上面颊，她一边示意秘书给集美夫人倒茶，一边就说话道：“这一块我们一直是外包。如果集美夫人对这个感兴趣，我们可以一起联合来做。”两个女人终于聊到了各自都感兴趣的问题，茶水也是添了又添。

春风一度，已是第二天上午。连佩珊将集美夫人送至机场后，也不着急给个电话给丈夫说明会谈情况，转身去了公司安排其他事宜。似乎是一种默契，没有等到妻子电话的罗钢在一晚的折腾后，终于也在酒店清晨的被窝里安睡。醒来后，他半躺在床上，一言不发地在听一个电话。秦越娥窸窸窣窣地爬到他身边时，他看了一眼，手臂不由地环了过去。

等到秦越娥发现自己被摆了一道时，已经是一个月后“意”生活方式品牌实体店进卖场后。罗钢的人刚到，秦越娥就气鼓鼓地坐到他腿上问：“你是不是早知道了？”“实体店价差这么大，我的线上销售怎么做？”罗钢解开袖扣，靠在沙发上，任由秦越娥坐在他腿上骂人、撒娇、扯他袖口，发脾气。秦越娥也是累了，最后迟疑地问了一句：“你说，她是不是发现我们的事了？”“没有。”罗钢斩钉截铁地说。末了又

补充一句：“也许，只是三个月优惠活动。”秦越娥与罗钢最终还是没能走到续约那一天。

那天，秦越娥带着助理去罗钢公司结账，白色毛衣上正披着那块紫色玫瑰方巾，打了个大大的水手结。正撞上连佩珊难得得到公司看账，俩人就在财务部打了个照面。秦越娥从连佩珊打了个蝴蝶结的珊瑚粉月季方巾上认出了她，装作没看见就带着助理出去了。而连佩珊则好奇自己身上的方巾是不是一个系列的产品？

因为并不相识，连佩珊只在秦越娥走后，顺便问了一下财务：“刚才那位是谁？”“是秦总，外包我们网络包装、营销的秦总。”财务一边回答一边把连佩珊要看的账给她。因为这个，连佩珊对秦越娥上了心，随后翻了翻自家新品牌跟网络营销公司的流水，果然与她担忧的一样，几乎占了销售的大半江山。一直以来，让她不安的是，这条渠道不是掌握在自家手里。这也是她急于与集美夫人合作的原因。她想要自己娘家弟弟那边公司入驻与集美夫人那边合作。长久以来，自家弟弟都是依托她这姐姐的公司存活，变相的左手倒给右手。弟弟口口声声说除了跟姐姐家的业务，还有其他业务，可以拿下与集美夫人那边的合作。但她这做姐姐的还是不放心，怕弟弟夺下海口，想查查弟弟公司与自家公司的走账，看至少这块运营实力能不能达到集美夫人所说的运营规模的底线。

连佩珊查完账后，跟自家弟弟打了个照面。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见面，见面后，连佩珊将罗钢叫回了家。桌上，摆放着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。罗钢回家后拿起一看，倒抽了一口冷气。照片上，一对男女在熙攘的街上手勾着手。不仔细看，罗钢都没认出那天穿着白裤子、花衬衫，一手搭着白西装外套，一手牵着秦越娥的自己。连佩珊一点点从丈夫沮丧的脸上确认了这个消息，她指着丈夫，从未哭得这样伤心：“你为什么连骗我都不会？你说只是朋友呀！你说呀！你说呀！”“连我的亲弟弟都可以拿这个来要挟我！罗钢，你对得起我吗？”

罗钢跟秦越娥没有再见面，只是打了个电话说：“她发现了。我们分手吧。”“好。”秦越娥其实从那一天早已预感到了。接了电话，她说了个“好”字，就挂了电话。可曾经，如果说要分手，一定要挽留，这样的场景却在她心里演练过许多遍。

春夏之交的时候，秦越娥家里起了春潮，窗外的风都是湿漉漉、黏糊糊的。她把家里所有抽湿气的开关都打开，一个人关了窗，在地板上坐着。突然，一场春天的雨就落了下来，隔着窗户哗啦哗啦、噼里啪啦地作响。地上的手机也一阵一阵响，是集美夫人打过来的。集美夫人说：“你提出的薪资条件我都答应你，包括线上线下同价的运营模式。我们网络营销这块，就拜托秦总了。”

放下电话，秦越娥集聚了许久的眼泪才一滴一滴地流下来，她在心里狠狠地刻下一个个字：我，秦越娥，名牌大学一流营销本科，传播学硕士，没有做那样人的素质。

